

專訪

滕近輝牧師談 教牧健康心理與事奉態度

整理：曾立華

引問：請略述你近年事奉的動向和焦點，及退休後身心靈轉化的情況。

答：兩年多以前，我開始為我退休後事奉重點祈禱，數月後，我感覺神的引導是要我將餘生集中在差傳工作的推動上（主要以美國華人宣道會聯會的六十多間堂會為重心）。我多年來，一直想在退休後把光陰用在寫作上，但是這想法改變了，因為我轉思：已經有許多好書，我不可能再加上甚麼。但是差傳事工是與許多人的救恩有關，所以我作了新的選擇，之後也經歷了神的作為與恩典，我新工作的重點是鼓勵與呼召青年人獻身作宣教士。在過去的一、兩年中我在各地多次的聚會中倚靠主發出呼召，出乎我意料之外，竟有約一百五十位青年應召，求主成全祂的工作。

至於我退休後身心靈的情況，實在經歷了神新的恩典。我七十歲生日的時候，再一次把自己獻給主，我向神求超越性的恩典：超越我身體自然老化的限制；超越我過去的靈性；超越老年的心態而更加追求；超越我過去祈禱的水準。我求神賜給我新的聖靈

充滿與澆灌。我想不到我的健康保持得這麼好。今年十二次越洲行程，仍可勝任，到五大洲去事奉。主恩令我驚奇。

一、問：在你的事奉中曾經歷過怎樣的危機和壓力？你如何面對並找到出路？

答：讓我提出一生中兩個危機與壓力，以及神恩待的例子：

1. 隱藏的基本危機：我在英國讀完了神學，到香港開始事奉的時候（1951年初），就面對第一次內在的危機：我原可能在一種沒有屬靈警覺的情況之下，糊裏糊塗的開始一生的事奉。感謝神，祂給我及時的提醒：以通宵祈禱開始事奉。我原可能以自己的努力為開始，但神引導我有一正確的選擇，那是我一生事奉的真正出路。

2. 在我開始事奉七個月以後，就面對第一個壓力的考驗而失敗了——我不自量力的接受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邀請，擔任每日上午第一堂的講員（我到現在還不能了解他們為甚麼膽敢邀請一個初出茅蘆的傳道人擔任如此重要的責任），一連講八天。到了最後一天，我奮鬥到清早兩點鐘，仍無法完成講章，我絕望了。第二天清早我就打電話給另一位講員（當時香港浸會神學院院長柯理培博士），請他救命（我開始就說：Please come to my rescue!）。他竟然以愛心答應了我的“SOS”，替我講一堂（我永遠感謝他！）這一次的壓力成為我極大的祝福與提醒：好好學習研讀神的話，不然神無法用你。我作夢也想不到，在這樣無面目見人的情況之後，竟然繼續被邀請在港九培靈會講道，達十屆之多，最近一屆是95年。實在是神的憐憫。

二、問：當教牧在事奉中感到灰心、失望、情緒低落時，除了祈禱外，你認為還有甚麼方法去克服這些困難？又如何可以改變性格上的一些缺點？

答：灰心、失望、情緒低落，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原因，我只提其中一個相當普遍的原因，就是不滿意自己低微的工作。得勝之道就是徹底的謙卑，甘願爲主的緣故卑微。在這一件事上，主賜給我三種恩典：一是自卑感的天性發揮了正面的作用。我十九歲獻身時，曾向主表示願意一生一世在鄉村裏傳福音。二是主帶領我經過八年抗日戰爭，而安於任何物質缺乏的環境。三是主引導我在1957年到一間只有五六十人（多數是教育水準很低的老太太與婦女們）的宣道會北角堂事奉（那時曾有一間剛建好華美禮拜堂的教會請我，主卻沒有帶領我到那裏去事奉）。我剛上任不久，教會的房東就加租一倍，把我們逼遷。我們遷到一間三樓上的幼稚園去聚會，大家坐在兒童的小椅桌上作禮拜。我安於這一切，從未想換工作，死心塌地在那裏事奉。結果主開始恩待，教會一直擴展。我一作就是三十年，我一生只牧養過一間教會。

我是屬於內向型的性格，一邊學習漸漸的改變，獲致了相當的調整。過分內向或過分外向都是需要調整的。

三、問：教牧在那幾方面較易失敗？如何避免這些失敗？萬一失敗了，怎樣重建？信徒應如何對待曾失敗的傳道人？

答：王明道先生說了一句永遠真實的話：名、利、色是傳道人的三大試探。許多傳道人在這三件事上失敗。名與利對我的本性吸引力不大，但我有一些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多年前加拿大出版的一份中文刊物的主編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在香港擔任一百多個機構的主席。他說，這一種社會上的名流風光不應進到教會裏來。這原則絕對正確，但與我的情況不符。有一位主內好朋友以這一件事問我，我才注意到這一件事可能有的影響。我告訴他：

我擔任十幾個主席的職務，其中五個是我在宣道會內部的實際責任，如聯會主席，差會主席等；另外多半是一些福音機構的主席。這些機構在創立之始，其同工少為一般信徒所知，所以需要一些事奉已久，較為人所熟悉的人士來擔任董事，作為對其信仰與品格的保證。這是一種對新興聖工的實際支持，和對後進同工的鼓勵，這是我樂意作的，也是責任。

我曾在同一時間內擔任中國神學研究院與建道神學院的院長，這一件事我相信也會有人認為是求名的表現。所以我也略為解釋：我先在1974年開始作「中神」院長，表示支持華人神學教育發展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後來宣道會西差會決定將建道神學院完全交給華人主辦，擔起行政與經濟上的一切責任。西差會與華人區聯會決議皆要我出任院長。身為宣道會同工，我義不容辭，只得接受。之後開始物色新院長，感謝神！祂預備了傑出的張慕皚院長，他對「建道」有極大的貢獻，將「建道」帶進新的時代。

還有一些其他類似的經歷，不再贅述。在这一切之中，我學習心中無名利之求，但也不斤斤計較小節，只求主前無私，聖工獲益。

在此，我想提一提北角宣道會對我的寬宏大量和幫助，是我事奉蒙恩的主要因素。他們竟肯付我全薪而同意我義務擔任兩間神學院院長及授一點課，又准許我出外講道及作些文字工作。誰會相信天下竟有這樣的教會？他們這樣作是表示願意和其他的聖工分享自己的傳道人。不但如此，也盡力為堂外的聖工奉獻，竟比堂內的開支多兩倍。神實在自己補上了一切而有餘，證實了施比受更為有福。堂內的聖工也不斷發展。

至於色的一方面，有些傳道人跌倒是因為沒有注意防範。每一個傳道人要小心避免單獨與異性同工出外探訪，或與異性會在關了門的室內約談輔導。

關於如何對待跌倒的傳道人，加拉太書六章 1 至 2 節永遠是最好的指導。

四、問：請從聖經及近年「整全屬靈觀」指出心理健康對靈命成長的影響。

答：整全屬靈觀是近來神對教會的重要信息，其內容不新，早已包含在聖經裏面；但其新組合、新架構、新意識卻是富有時代性的挑戰與信息。它把全人的需要——知、情、意、性、心理因素、家庭生活、教會生活、社會生活、文化意識、神人關係等等都包括在內，加以全面處理，引往全面美滿人生。

靈性的造詣與心理健康兩者之間有密切關係。聖經中把許多心理因素都放在好靈性的範圍裏面，例如：神的愛與信心克服自卑感，建立不亢不卑的自我觀（羅十二 3）；以喜樂的心態（非只感覺）改造性格上的憂鬱（腓四 4；羅十二 12）；以欣賞別人來克服狹窄的心胸（腓二 3）；以交託來消滅多憂多慮（太六 34）；以交通關懷來緩解內向與自我中心（腓二 4）；以默想來調節過分的外向，增加靈性的深度（詩一一九 97）；以饒恕來醫治過去所受心靈創傷（弗四 32）等等。傳道人應找出自己性格和心理上的弱點，學習改善的操練。

五、問：請提議保持身心健康與靈命成長的一些可行步驟，分享你個人的一些經驗。

答：不少因身心衰疲而失去事奉能力，甚至放下事奉的傳道人的例子，使我們警覺這問題的嚴重性。這種情況的發生通常有兩條路線：一是在開始事奉時抱著極強的獻身精神，日夜工作，事事親為，但是屬靈的智慧與成熟程度配合不上這一種理想心態的衝力，結果身心衰竭而退下。二是在生活與事奉上產生了各種阻力與張力，成為心靈與心理上的壓力，終於引致枯竭失敗。前者的問題是在忠心努力中沒有學會心靈安息的功課。弓不可時時

緊弦；小提琴不用時必鬆絃。後者有三個常見的事實：一是夫婦之間有張力；二是同工之間有張力；三是對工作果效不滿意。

先談安息。安息是靈性上與心理上的綜合功課。我在五十歲以前常有週期性的憂鬱感，大約每兩三個月來一次。我學習了對付它的功課。我先確定它是屬於生理性的或是心理性的。在這方面我用否定它的心態來對付它。另一方面我學習順應它：我多唱些詩，或讀出歌詞來佔住我的思路；到街上走走等。我學習了用信心說：I refuse to be depressed! 今天我仍然拒絕一切沮喪感。

聖經中有兩位屬靈巨人枯竭求死——以利亞與摩西。神對以利亞的處方是吃與睡，然後告訴他：神保守了七千忠於祂的人，他不是孤單的。神對摩西的處方是設立七十位長老與他同工，於是他開始了領袖訓練之工。一人變七十人！

每一個傳道人必須按自己的特殊處境追求學習安息的功課，然後才能重新得力——「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賽三十 15）

再談一下生活和事奉中的三種張力與壓力。

傳道人要早早注意夫婦之間的張力，保持高度警覺性。溫柔的交通絕對需要，追求諒解與同心。每一師母應在教會中有事奉的崗位。

消除同工之間的張力，最主要的方法，是定時的交通：分享感受，共同擬定事奉計劃，祈禱，清楚安排各人的責任範圍，又培養互相鼓勵、欣賞、合作的心態。

不求近功，安於主的託付，長線的目標，尋求事奉中真價值的所在，學習祈禱與信心的功課，這些是消解對工作不滿意的途徑。有些傳道人在主開始向他們顯明恩典的時刻之前，已經轉換了工場。這樣難免長期流浪。

六、問：你過往承擔這麼多的事奉責任，不斷付出，如何重新得力？有甚麼屬靈秘訣？

答：我先作一些澄清與解釋：

1. 在我所關連的工作中有不少只是參與同董事會及作一些決定，而與執行事工無關，所以並不需要太多時間。有朋友打笑說：「滕近輝牧師有主席命。」有一次，我自己在一次會議中說：「將來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寫：掛名主席滕近輝之墓。」我退休以後，今天在美國仍然掛著五個主席的「名牌」。這是另一類的幽默。

2. 在我直接參予事奉的崗位上，我也只是重點式的參與。例如：我工作了三十年(1957~87)的宣道會北角堂，我是 3/5 時間的事奉：主日講道，帶領查經與祈禱會，推動本堂與聯會的植堂和差傳事工，帶領執事會計劃每年事工、施浸、探望有特殊需要的會友等。經常的會務操作，皆由其他同工照管。又如在聯會主席的職務上，也只作總方向策劃的參與，其餘交給各同工執行。

因此，我的付出並不是太重，我從來沒有感受到工作上的壓力。我處處感覺主恩補上人的一切虧欠。我一生的格言是「神主權性的恩典」(God's Sovereign Grace)。

如果我有甚麼秘訣的話，我可以提幾件事：

1. 我極重視和睦與合一，一直追求並宣講這一件事。若我不小心發了脾氣，一定道歉求恕。神恩待北角宣道會，三十年中沒有發生不和的事，聯會也是一樣。因此我在事奉中沒有心靈上的壓力，感受自由釋放，沒有虛耗一分精神在不和的事上。

2. 我一直以事奉為享受，所以未曾感覺到假期的需要，也從未取用任何的假期。不是因為我願意犧牲假期，乃是毫無需要感。這顯然是神的恩典。我的健康到今天還是不錯。有時參加教會旅遊回來反而覺得疲倦。事奉就是我的娛樂。

3. 我在 1956 年翻譯《祈禱出來的能力》一書時，經歷了聖靈充滿，沒有方言，沒有神蹟，卻經歷了神的同在與祈禱的甜美，成爲我一生的祝福。

4. 我學了祈禱的功課，現在還在學習。今天每週一次的禁食祈禱是我蒙恩的源頭。與我有關的一切事工都在我的代禱單上，經常代禱。

5. 有人問過我怎能在一間教會事奉卅年？原因就是我一直有新鮮感，有挑戰感，常常看見有人信主，不斷有分堂建立（超過十間）。差傳事工繼續開展，不斷看見青年獻身（超過百人）。退休後，對北角宣道會更有新鮮感，每年被邀請回去講道，都發現教會有新進展，人數一直在增加。今日他們（1996年1月）主日聚會人數已超過二千六百人。

七、問：有那些屬靈書籍影響你事奉的生命？

答：如「祈禱出來的能力」（附於《能力的澆灌內》，《聖靈的澆灌》（宣信著），鍾馬田(Martyn Lloyd. Jones)的著作，慕安得烈的著作，傅士德的《屬靈操練的禮讚》，司徒德的著作，教會復興史等，都對我的事奉產生了影響。

八、問：你對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前景有甚麼看法？傳道人如何在生命素質上裝備好以應付世俗價值觀及一般潮流的衝擊？

答：關於時代潮流的演變與衝擊，我有基本的觀念與立場：

1. 我深信聖經上所談關於人間事物演變的基本模式：「已有的事，後必再有……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一 9~10）。歷史中各樣觀念，基本上早已出現在主前的五百年內。以後的演變不外是沿兩條路線發展：一是舊觀念加上各時代的新因素。二是各種原有觀念之間相互反應、平衡、融合等等作用而產生更複雜多姿采的各種新形式。在這歷史的大場地上的長久過程中，顯明兩件

重要的事實：第一，各種思想體系的興衰過程證實了人類一切理論的相對性、過渡性與有限性。這就否定了任何人為理論的絕對權威性。第二，對上帝的信仰在歷史中是一個不倒翁：此消彼長，彼衰此興，此退彼進，彼弱此強，其生命力之強韌，構成歷史奇觀。例如在科學昌盛頂峰的今日，竟有許多第一流科學家相信上帝的創造（見《宇宙、生命、上帝》，92頁，美國時代週刊譽為1994年首選著作，執筆者四十餘位最具權威的教授，包括二十三位諾貝爾獎金得主）。

若主尚未再來，這種現象在二十一世紀仍繼續下去。我們本著聖經和歷史所給予我們的信心，繼續為福音齊心努力，大使命必然成功。我們對未來是樂觀的，不管有多少個「後」……後基督教(post-Christian age)，後現代(post-modern age)等，我們以對神永恆權能的信仰，獻身的心志，愛靈魂和愛社會的精神，像基督的品格繼續向標竿邁步。正如幾位教會增長統計學家根據現狀所作出的預期：在二十一世紀，基督徒人數將達世界總人口的31%（正如耶魯大學教授 David Barrett 所預計的）。

2. 我有理由相信（在此不贅述），在基督再來之前有聖靈能力的特殊顯現。有人將它限於以色列人會眾得救的成就上，也有人認為它的範圍更大。我們應該預備適當的心態來等候接受聖靈所賜的恩賜、能力、神蹟，好被主所用。目前的靈恩運動愈來愈多混亂的現象，令人疑慮，必須以聖經來嚴格的察驗，避免錯誤。求主賜下正確符合聖經的靈恩運動。

九、問：面對中國因素的強化，教牧與教會應如何結合信仰與中國文化？

答：中國大陸是世界最大的福音禾場，絕不容忽視。香港教會及神學院近水樓台必被主大用。神開了中國的福音門，是一個神蹟，祂也正在開啓知識分子的心門。目前正是福音影響中國文化界的千古難得的好時機。有三件事必須緊握：一是積極對話；

二是以關懷中國的心態去服務社會，彰顯基督之愛。這是打入華人心坎的最佳方法。三是守住基本福音信仰。與文化界對話的過程中，必然面對基督教信仰的絕對性的課題。遠志明先生在這件事上的表達，滿有智慧與堅定，令人欣賞。

十、問：你對目前華人神學教育發展路線有甚麼看法？

答：我只提出一件事，就是設立專門研究部門。不只研究中國文化，也兼顧其他課題。目前華人神學人才逐漸增多，是否可以聯絡各神學院設立一個這樣的部門？羅致一些研究人才，每人一般在授課之外，拿出 1/3 時間專門從事某一課題的研究。